

~星騎士~

夏天是美麗的季節。

我躺在河濱冰涼又平滑的石板上，遙望天空。心想：「這塊石板怎麼沒有被搬去當做建材，竟還躺在河邊！」橘黃色的雲朵堆成堵堵高牆，夕陽因此顯得深紅渺小。河堤外的城市生活緊湊又艱苦，工業區的輻射指數升高，細小的沙塵和陣陣的暖風滲進每個街道縫隙。

「小奕！」突如其來的呼喊聲讓蟬鳴格外顯得虛弱無比。

我聽得出來是誰，但是仍舊回過頭，只有 Eva 會叫我小奕，從國一開始他就這樣叫我的。「你在看什麼呢？」「看飛船啊！」我扯謊。天空確實有架飛船飛過，後頭拖曳出一道暈著日珥的橘色波紋。好舒服的微風，她在我身邊躺了下來，我因此不得不稍稍為挪動一下，騰出點空間，這才發現她似乎才剛工作完，滿頭大汗。「我想要成為飛航員。」

「蛤？」我驚訝，「是想成為冰塊吧！」Eva 好陣子沒回話，接著說：「有差嗎？你自己不也當不成飛航員！」「如果我想，就當得成。」我堅持、肯定又快速地回嘴。

「你知道要成為一名飛航員需要花多少錢嗎？」「很多錢。」「你永遠也賺不到這麼多錢。」

「如果我運氣夠好，就賺得到。」我禁不住說道，「妳卻永遠無法成為飛航員，沒有 Y 染色體，在太空中，只能被當成貨物運載，還要全身冰凍，眼皮覆蓋上一層冰塊。」

Eva 一躍而起，靜靜地走開。「我不應該那樣對她，」我心想，「她比任何男孩更渴望上太空，但她確實沒有 Y 染色體。」這意味著飛船進入超空間之後，她會立刻死去，當然，前提是她如果沒有處於任何人工冬眠，眼皮覆蓋上一層冰塊的話……

「我幹嘛瞎掰什麼冰塊？根本就沒有這回事，老師已經說過，要採取的步驟……是將水百分百地自人體中分離，更確切地說，是結合甘油和某種化合物……」「Eva！」我雙肘撐地，彎起身子喊她：「Eva！」

她頭也不回地往前走。我再度攤開手腳，大刺刺地躺回石板上，看著飛船遺留的痕跡逐漸消失。超空間航到離我們很近，飛船透過這條航道往來個星球之間。十分鐘後，飛船沒入航道，到達其它有趣的星球世界。「沒錯，我永遠也無法賺足飛航學校的學費。」

我要上太空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成為太空船上的「計算模組」，也就是大家口中鄙視的「瓶裝腦」。即便如此，還是有不少人用這樣的方式上太空，甚至還藉此賺足學費，成為正式的飛航員。我轉身撿起地上一顆小石子，朝向阿緯的肩頭丟去，他在不遠處的草地上打盹，把我拖到河濱公園正是他的主意，阿緯抬起脖子疑惑地看我一眼，不知道是沒聽見我跟 Eva

的對話，還是認為剛才那段話沒什麼大不了？

我將自己未來的打算告訴了阿緯。

阿緯罵我是白癡。連結到電腦的「計算模組」將導致神經元受損、意志力減弱，行動和反應還會變得遲鈍。他說我不如去投奔告別之家，對政府好歹有點貢獻……

講到這裡，他突然沉默，因為想起我離去的父母。我並沒有生氣，只是回答他：「許多偉大的飛航員都是從擔任『模組』起家的，重點是要看準時機辭職才不會有問題，如果真要冒險，就應該從我們這個年紀開始，趁腦子可塑性高，還在發育時期，仍然來得及彌補損失。」

阿緯再次罵我白癡，轉身繼續平躺在黯淡的橘色太陽下，我也跟著沉默，躺下來望著天空……即使遇上寂靜的季節，這片天空仍然是一片橘黃色。聽說地球跟卡瓦隆星球的天空是蔚藍色的，有時會是青綠或是澄黃色的。雲朵可以是由沙子構成，也可以由水氣形成，如果被困在礦石星，變永遠無法看到這種景象。

我忽然豁然開朗，答案其實再簡單不過，我別無抉擇，也不想在這裡生活下去了！

人有夢固然最美，倘若能夠逐夢踏實，那更是另一層境界的心靈充實。小奕年紀輕輕，卻有著自我人生的計畫和夢想，並且下定決心、勇往直前，不論朋友的勸說，抑或是這份工作的風險性有多高，都無法動搖小奕的決心，擔任「計算模組」是成為飛航員的另一項跳板，對沒有錢繳不起學費的小奕來說，這是唯一的管道。小奕一心想成為飛航員，就是因為有著這股熱忱和動力，驅使小奕不論前方的路有多們難走、有多麼顛簸，都能夠依然堅持自己的夢想。

人本來就是為了夢想而活，如果生活沒了夢想，渾渾噩噩過日子，就像是一隻混吃等死、行屍走肉的社會米蟲。生活有的夢想，才会有目標，有了目標就會有一股驅使我們往前進的無形動力，讓我們不斷打拚、努力不懈，為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夠達成自己心中最完美的夢想。

人，因為夢想而活；夢想，因為你而存在。